

歐人之漢學研究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

△歐人之漢學研究

定價大洋壹圓

原著者 日本石 一助

繙譯者 朱 滋 萃

出版者 中 法 學

代售處 各大書局

版 所 翻 必
權 有 印 究

歐人之漢學研究目錄

	頁 數
一、緒論	5—7
二、古代和中世紀初期關於 <u>中國</u> 的知識	7—38
三、中世紀後期 <u>阿剌伯人</u> 底 <u>中國</u> 知識	39—61
四、 <u>蒙古人</u> 勃興時代關於 <u>中國</u> 的知識	61—117
五、第十四・五世紀(從 <u>元</u> 至 <u>明</u> 初) <u>歐西</u> 底 <u>中國</u> 知識	117—144
六、 <u>東印度</u> 航路底發見和 <u>歐人</u> 東航：傳教師的 <u>中國</u> 研究和漢學底成立	144—268
七、附錄	269—336

歐人之漢學研究

石田幹之助著

朱滋萃譯

著者原序

昭和五年十二月，前輩松井教授，囑爲現代史學大系中，歐人之漢學研究一篇。斯于我學術界，因甚感需要；但若自任編述，則余豈敢。固辭再三，終不獲許；以是，不忖淺陋，據英之尤耳（Yule），德之李訖風（Richthofen），俄之巴託持（Bartold）諸碩學所述，益以平生胸臆所蓄，信筆試作，積十餘夕，成初稿一卷。然再閱之，簡略蕪雜，殆不足道。于是略變方針，擬略求詳；而粗求完備，輒疑問百出。即一人存歿，一書刊刻，聚訟紛紜，莫知適從。是在一代大師，或可迎刃而解；而余淺學菲才，苦難遽定然否。每以一事，不惜糜費數日，僅翻數書，進行極緩。後於約者垂一年，始得脫稿，而今所得，猶復如斯；茲將付梓，實災棗梨。願更得良著，早以易此書也。

昭和七年三月

著者識

目 次

一・緒 論

二・古代和中世紀初期關於中國的知識三・中世紀後期阿剌伯人底中國的知識四・蒙古人物興時代關於中國的知識五・第十四，五世紀（從元至明初）歐西底中國知識六・東印度航路底發見和歐人東航：傳教師底中國研究和漢學底成立。

原書凡例

一・本書本擬名爲，歐美人底中國和日本研究，但實際所寫，想在僅僅二百五十頁左右裏，納入這問題所包，無論中國部分，日本部分，都嫌太簡略，簡直成了雜誌裏的記事。因此，商得出版書局的諒解，改爲，歐人之漢學研究，把日本部分，姑且省去；至，歐美人改爲『歐人』，還是篇幅關係，沒見到美國人底登場，不得已而擱筆；這都由於著者不熟練於撰述，結構和記事底配置都不能適當的結果，敬請讀者原諒。

一・編述本書時，于記事綱要，根據下列三書，文中也屢經注明：

1. 尤耳：中國與到中國之路。

(Yule, Sir Henry—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New Edition by H. Cordier, Vol. I: Preliminary Essay on the Intercours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Nations Previous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Cape Route London 1915.)

2. 李訖風：中國

(Richthofen, Ferdinand Freiherr von—China Ergebnisse en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Bd. I. Berlin 1877. [II. Abschnitt: Entwicklung der Kenntniss von China.])

巴托特：東方歷史上及地理上的探討，特重俄羅斯之研究。

Bartold V. [Barthold, W.] —Die geographische und historische Erforschung des Orients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russischer Arbeiten. Aus dem Russischen übersetzt von Dr. E. Ramberg—Figulla [Quellen und Forschungen Zur Erd—und Kulturkunde, VIII Leipzig 1913.])

還有日文的一篇：

田中萃一郎博士：支那學底沿革（東洋學報第八卷，第三號，〔大正七年九月〕第九卷，第一號及第二號〔大正八年一月，六月〕所載。）

本書第一章至第五章，參攷歐文三書爲多，第六章大部分據田中博士所述。特記四家于此，以明出處。

- 一・這些論著，專作本文結構的參攷，至細微部分，依需要，引據各種最有權威的文籍。上記諸書及論文，都是第一流名著，不幸其記事和見解，到處有著者所不能誠服的，又有因近來研究底進步，應該訂正的地方也不少。原打算全部加以儘量的改造；但本性質上，不能把舊時所傳，和前賢所論，一一加以批評。所以凡是和參攷諸書不同的地方，都是著者自己底見解，著者自當負責的。
- 一・地名人名，大致依照本音；然而難期正確，間有不統一的地方，待改版時，當爲更正。但如 Alexander，如 Darius 並沒照希臘波斯的讀法，免得太繁瑣了。
- 一・篇中所記書名，以記入原名爲原則，人名地名，都以字有音，原擬作一索引，各片原文，以備檢查；爲節省篇幅，屢在卷末細目裏，注了重要人名，略補闕漏而已，倘能得給讀者少許便利。實已幸甚。
- 一・校對是著者所極留心的，而同時也是著者所最不擅場，

悉『魯』『魚』之誤，尤其是把『記』作『記』，『即』作『即』，『茲』作『茲』，『陝』作『陝』，『互』作『互』之類，更不遑一一改正。歐語底字音區分法（Syllabication——以連字號 [Hyphen] 切斷一語）。尤有明知不合規則的地方。這些都要請讀者原諒。

一、本書忙裏偷閑，斷續寫成；現在看來，繁簡不勻，順序欠當之處，也屬不少。其中第六章後半，略記英國對華經略的進展和英人底漢學研究，以及俄羅斯底西伯利亞開拓和俄人底漢學研究底大要，很有脫漏的地方；請參看狩野直喜博士續狗尾錄第三回，（見支那文學叢：昭和二年刊——原載藝文，大正三年十二月），並前記的巴託特底書，當可見其一斑。

一、本書不曾收錄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和現在歐美底漢學趨勢；但在第六章末舉了些參考書，希望用這些來補本書的闕陷。

一、本書原擬插入幾張地圖，但未能如願。倘能參看 Putzger 底 Hitsorischer Schulatlas 一冊，中等學校西洋史，西洋史各教科書底附圖一部，也可補了這個不足。

一 緒 論

歐西的中國研究並不很古；然關於中國的知識，自古已有。嚴格地說，甲乙兩地間，既有交通當然相互已有一些知識。歐西人自和中國有直接間接的觸接後，必然得有關於中國的知識。祇是古時，交通不十分便利，又首先往來的人，是些無名的商賈，或水手之類，都學識貧乏，和翰墨緣淺的人。因此所得知識，大多不很正確；他流傳于當代和後世的，多不十分明瞭；那是沒法的事。可是，更悠遠的古代連所以傳述見聞的文字都還沒有呢；縱然有些見聞，然而也無從流傳；越發是無可奈何的事了。希臘羅馬底學者，著述家，即所謂古典作家（Classical Writers）底筆下所敘到的中國知識，雖不十分多，也早以文籍流傳於世。東羅馬帝國和薩贊（Saracan）朝的波斯，多年的抗爭之後，經西突厥的從中搗弄，越發鬧得厲害。以至兩都筋疲力盡，無力抵抗新興的沙拉刪（Saracan）帝國，把亞洲西部，一任其族雄飛。於是歐洲和中國的交通，又為阿拉伯人所中斷，而新見聞底西傳，也就斷絕了。關於中國的事物，直到十三世紀中葉，都是從阿拉伯學者手裏記錄下來的。那時正當蒙古民族勃興，侵入歐洲，到處促進歐華間的直接交涉，數百年間，隔斷的東西間的接觸，到這時才復興。羅馬教士，法蘭西王等底使節，先後來到戈壁漠北；結果關於北方邊境的中國，先進了歐

人底耳目。不久，馬哥孛羅底東方聞見錄出，中國內地底情形，傳布才稍詳確；對於從來的知識，給與一個大革新，同是見聞也大爲增富。歐洲勢力底東漸，始於十五世紀末——東印度航路底發現。一甌聲送，繞着好望角東來；他載着：貿易的商賈，覓傳教新天地的耶穌會教徒和其他的教士。他們到了中國，筆錄，口說，把他們所見到底中國底事情，都傳到歐洲諸國。恰當印制術已很發達，西人對於這遠東古文明國的見聞，頓然增廣。再次，便入於確立十七世紀中國學術研究端緒的基礎時期。近世關於中國研究底勃興，當後章稍稍詳述，先叙古代和中世紀歐西底中國知識。

二．古代和中世紀初期關於中國的知識

中國和歐洲(至少那東部)底交通，可以追溯到意外很古的時代；最近十年間，遠東考古學底進步，由瑞典學者安特生(J. Andersson) 諸人努力底結果，竟可以推想新石器時代後期，中國北部各地，已和南俄脫利波利衰(Tripolie) 地方和多瑙河(Donau) 下游方面多少有了文化的交涉。自然，這問題目前正在研究中，不能立刻斷定他當否；不過預想今後的發現，否定要不能比肯定的分子多。安特生和中日兩國的考古學者，在河南，甘肅，山西，南滿，遼西等遺跡發現新石器時代底彩色土器；美國潘潑利(R. Pumpelly) 等人，在

中亞阿腦 (Anat) 地方發掘出同類的東西；還有法國特莫爾干 (De Morgan) 等人在波斯故都蘇沙 (Susa) 和其他遺址採集得到彩色陶器；其間實有脈絡可尋。阿腦和蘇沙兩方面底東西，和前記東歐各地方所出的，也可以看出有相通的地方。所以上面的推測，不可一概認為是無稽的妄想，完全排去。稍晚，照海洛獨托斯 (Herodotos) 史記說來，紀元前七世紀左右，希臘人已經知道往東方去的商路：從頗恩脫斯 (Pontos) 海曲，就是現在黑海東北角頓 (Don) 河口的地方地，東北去，過烏拉爾 (Ural) 嶺，經額爾齊 (Irtysh) 河的上游，而出於天山阿爾泰兩山脈之間。當詩人阿里斯台斯 (Aristeas) 們，還知道阿里馬斯鄙 (Arimaspeia)，這大概就是指那似乎曾經佔據今日天山南路的西藏民族伊刪特以及其北的東北蒙古住民了；然則中國事情，不可斷為絕無西傳可知。更到後來，波斯出現了亞開曼尼特 (Achaemenid) 王朝，于是紀元前六世紀到五世紀初，英明的達刺窩斯 (Darius) 大王，開始在伊蘭高原建立大帝國，東部的疆域達到栗特 (Sogdiana) 地方，和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交通頓然繁盛；其方物，尤其是思想學術等，傳入黃河流域，漸有可攷，當然那時候對中國的知識，也傳入於伊蘭地方。這時波斯和希臘諸市，正是抗爭不已的時候。所以流入於波斯的中國知識，必然也傳

入於希臘；不過事屬古代，文獻無徵，現在難於解說。到了紀元前四紀末，亞歷山大 (Alexander) 大王底東征，他規模之大，可說在當時的空前大業。軍隊裏，也不乏學者；正像十八世紀末，拿破崙的遠征埃及。但他們所寫的波斯征討記，沒有世人所企待的那樣鴻篇；精詳正確，不能和海洛獨脫斯和克刪諾風 (Xenophon) 抗衡，就是地理風俗的書，也可以說並沒有比向來的見聞增多。因為這樣，所以亞歷山大王所征服的地方，就是從前波斯帝國的故地，在當時一定多少傳有一些中國的事情，不幸而終於沒有經希臘方面及其他史家的手而留傳於後世。

所以中國情形，始見於文籍，於其位置，住民，物產等模糊有些記載者，至少也是西曆紀元前後纔有的事。那時歐西所知中國的名稱，有兩個系統：一是由陸路去的；其餘大部分由海路西傳。一種便是稱為“Seres”，或“Serice”：Seres指人，Serice指地；另一種為“Sen”(Thin)或Sinai(Thinai)；Sin指地，Sinai指住民。Seres或Serice底一種稱呼，似乎比Sin或Sinai底一種較早。這兩種名字，都出自西方稱中國綢緞之名Serikon, Sericum；綢是中國名產，早被歐洲社會所歡迎，古來向西運輸粟特安息等商人，在中間佔了很大的利益，然而還被希臘羅馬底人們所寶貴；那是歷史上顯著的

事實。絹底貿易，在很古的時代已經有了，那麼，把『絹』字稱其產地和其產出者，當然也是很古代就有了的。Sin，Sinai 系統底語辭，如後記，出於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的國號『秦』；那麼這名稱的起源便不能追溯到紀元二二一年以上。而絹貿易底存在，可以推到遠古；所以前面的想像決不能認為不當。

在可考的書上見到 Seres 之名，最早的，如小亞細亞地理學斯脫拉蓬（Strabon：前六三——後二五底地理書，當其中之一，這是紀元後第一世紀初期成功的書；亞歷山大王底霸業衰落以後，埃及首都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為世界學術底中心，這書，便是集當時該地學者們成績底大成的著作之一。這書的第十五卷第一章第廿五節裏，有 Seres 之名。然當時對於這些知識，還是這漠然的，如斯脫拉蓬所說：祇有 Seres，很是長命，常有二百多歲的人，等等全是一些荒唐不經的話。固然也有人說這些話，在希臘史家克泰夏斯（Ktesias）底書裏，已經見過，並不起始於斯脫拉蓬；這在現有的克泰夏斯底諸本裏，祇有惟一的鈔本見到這記事，那究竟是不是原來的真像，已是很可疑的事，所以通例不能用此說，尤其克泰夏斯是紀元前五世紀到四世紀的人物，而這書底寫成，據考定約在四世紀左右，這就越發不能不可疑

了。雖然斯脫拉蓬對於 Seres 底情形，根據，亞歷山大王幕僚窩乃西克利託斯 (Onesikriton—前三二八年卒)所記；那末這些所傳，他存在歐西底一部分，當然不起始於紀元前後。係上文屢次說過，絹底貿易從古代已有，回想起來，未必不能追溯到紀元前四五世紀的時候；不過疑竇太多了，還是無可奈何的。祇是 Seres, Serice 等名稱，絕不能拿斯脫拉蓬算是初見，在紀元前一世紀的羅馬詩人底作品中，已經常常使用，這可以置信。在費及流斯，馬羅 (P. Vergilius Maro) 底詩裏，有 Seres 底話；弗拉克斯 (Q. Horatius Flaccus) 底開薩耳，阿富古斯上的歌和其他的詩句中，發現有 Seres, Serise, Serices 的名稱；在烏非爾斯，納熟 (P. Ovidius Naso) 底詩裏，Seres 彷彿也可以看見。

其次，在羅馬一時認為學識淵博，素來著名的刪克恩慈 C. Plinius Secundus——紀元後二三——七九，當維蘇威 (Vesuvius) 火山大爆發那年，死于毒煙裏。)底博物志 (Naturalis Historia) 裏，說到中國的住民和特產物絹織物等，也有不少謬誤的地方，可是總算還有稍稍記得明白的部分，在這書裏，也記着 Seres Serise 底名稱；又紀元五十年前後著成的梅拉 (Pomponius Mela) 底地理書 (De Situ Orbis) 中，也用 Seres 底名稱，略記着中國底情形。(梅拉：羅馬學者，出身

于伊斯派尼亞。)此後，Seres底名稱，見于一世紀羅馬詩人依太利克斯(Silius Italicus)底詩篇；二世紀羅馬史家佛羅魯斯(L. A. Florus)和二世紀希臘詩人狄窩尼西窩斯排利愛開台斯(Dionysios Periegetes)等所著；二世紀希臘天文地理學者拖雷美(Klaudios Ptolemaios)底地理書；二世紀希臘地理學家包撒尼亞斯(Pausanias)底希臘志；四世紀羅馬學者潑力西哀斯(Priscienus)和四世紀羅馬詩人阿肥納斯Rufus Festus Avienus，)四世紀末羅馬史家馬賽里奴斯(Ammianus Ma cellinus)等著作裏引着的；可是到了六世紀時候，東羅馬史家梯俄方內斯(Theophanes)和曼乃躬洛斯，泊洛台克脫(Menandros protektor)底書裏出現的，却成了流風餘韻，而至在當時的語言裏，漸次不見影子，便有用別種名稱的趨勢。

由上述，許多古典作者(Classical writers)，當敘述關於西人底東方知識沿革的時候，雖常有引證的地方，可是關於這問題，誰也得先參考尤耳，巴託脫兩人底著作；但敘述過簡，對於日本底讀，稍有不便之憾。現據兩氏書，作一簡注。(在歐美的學子，對於希臘拉丁方面的學問，許已有相當的造詣，注釋大概可以從略的了。)

斯脫拉波(Strabon)：紀元前六三年，生于頗恩脫斯底亞馬刪依亞地方，是良家子。初學哲學，後研究史學和

地理學。往來於小亞細亞，埃及，希臘，意大利諸地，又常到羅馬去。著史記四十七卷，第五卷以下，繼續頗利別窩斯，直到著者底時代。可惜現在亡佚了，不能見全書底真相，僅存了一些佚文。而那巨著地理學(*Geographica*)，全部十七卷，略略完好地流傳着，祇第七卷，散佚一二。這書，成於紀元二三年，不僅是現在古代唯一的地理書，雖在中世紀，也永遠重視爲地理學底要典。所記也有不少敘述自己所目睹的地方，可是小部分乃是彙集前人書裏的精華；第十一卷至第十六卷，收編亞細亞底紀事。文筆明快，繁簡得宜。

二．克泰夏斯(*Ktesias*)：希臘史家，生於可尼特斯底名門，約和克刪諾風同時。紀元前四一六年，來波斯，爲漠乃蒙王底侍醫。隨王上戰陣，治療王底創傷。三九九年回本國，從事著作。以波斯所蒐集的材料作波斯史(*persica*)二十三卷。前六卷是亞細利亞(*Assyria*)史，其餘是波斯史。從上古起，到著者時代止；雖則看來許多是邈遠的，可是古代史家，常喜引用這書。所據波斯底材料，似乎都是不利于希臘方面的傳說，或者也許正合于他們底傳統見解吧。現僅存佚文，看不到原書了。別的，還著有印度事物志(*Indica*)，這是編集在波斯時所

得的見聞，全書也失傳了。

三·窩乃西克利托斯(Onesikritos) 希臘史家，談窩蓋乃斯底門人。爲亞歷山大王底幕僚，出爭于波斯，奉命和乃阿爾格斯將軍從印度到底格里斯(R. Tigris) 和幼付拉底斯(R. Euphrates) 兩河底河口，探究航路。後在拉基亞王利由西麥克斯底宮廷任職。編亞歷山大王傳，敘述王的行爲，實在誇張的話爲多，大都用荒誕的話，來寫遠地的異聞，不爲社會所重。書不傳，今僅存殘簡。

四·頗泊利窩斯，費及流斯馬羅(P. Vergilius Maro): 是著名的羅馬詩宗費及流斯(英作“Virgil”)底完全名字。紀元前七十年，生于麥托亞附近村落亞台斯地方。紀元前一九年，卒於博耳恩台西屋姆(英作“博利恩台西”)。當時很著名，而現在連新的小傳都沒有。“Seres”底名稱，出現在紀元前三十年脫稿之名著農耕歌(Georgica)第二章第五節裏；這時在巨著哀乃屋斯故事集(Aeneid)以前寫。(這位詩人底名字，普通的拼法，拉丁作“Virgilius”；英作“Virgil”；這是錯誤的，今據原書精鈔本和金石文，改正爲“Vegirlius”，依英語，也當改爲“Vergil”)。